

MAKESI ZHUMI
ZHIXUE YU
ZHONGGUO
XIANDAIHUA
YANJIU XILIE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与
中
国
现
代
化
研
究
系
列

马克思 的唯物史观

MAKESI
DE WEIWUSHIGUAN

叶汝贤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山大学“211工程”建设项目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

策划：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点
主持：叶汝贤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 研究系列著作

总 序

1996年，国家教委和广东省批准中山大学“211工程”建设的立项。在中山大学九个获准立项重点建设的学科中，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几年来，本学科点全体教师、工作人员，团结奋战，使本学科点在学科建设、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和条件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套“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系列著作，就是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是一个总题目。在这一总题目之内，包括三个子项目：由叶汝贤教授和冯平教授主持的“唯物史观前沿问题研究”；由刘嵘教授和章海山教授主持的“当代中国发展哲学研究”；由郑永廷教授和李萍教授主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人的现代化研究”。

上述三个子课题，是相互联系的。研究当代中国的发展、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行哲学的探讨，是本学科点整个学科建设的重心，其他方面的建设，都是围绕这一重心展开的。唯物史观前沿问题研究，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的基本内容，又是为了探讨当代中国发展的需要，为了把探讨现代化建设的哲学基础，建立在唯物史观的新发展、新成果之上。而人的现代化，则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课题与终极目标。显然，研究中国的现代化，同样应该把研究人的现代化作为核心课题。

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它来自生活，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服务于生活。以改造世界为本质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把关注和改变人类的命运、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命运，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在当代中国的条件下，就是要关注和服务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中国的发展问题作为哲学探讨的中心和出发点。我们承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这一课题建设的任务，就是出于这样一种使命感。

恩格斯说过，“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84页。）我们这个时代，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这种时代的内涵和特质，决定了我们这个时代哲学的主题，就是发展问题；发展哲学应该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形式和主要内容。我们这套系列著作以从哲学上研究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为中心，同时也试图为建构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形态的“发展哲学”从理论上进行探讨。我们希望这套系列著作能够成为开启21世纪“发展哲学”研究的引玉之砖。

叶汝贤

序 言

1883年3月17日，恩格斯在伦敦海格特公墓安葬马克思时，在用英语发表的讲话中，称马克思一生有两大发现，其中之一，就是唯物史观。有的学者认为，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指的就是唯物史观。把马克思的哲学归结为唯物史观，缩小其范围，并不确切，但却抓住了其精髓。我们读马克思的著作，最感新鲜而意味无穷的就是他对唯物史观的阐述。由于创立了唯物史观，马克思在人类思想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从此，人们就有了一个研究、解释和评价历史，认识和干预社会生活的科学的方法。

然而，要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又不那么容易。

翻开历史，人们不难发现，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谢世之后，他的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追随者、研究者，总会从不同的角度，对他的思想作这样或那样的解释，形成这样或那样的派别。黑格尔尸骨未寒，就出现了青年黑格尔派和老年黑格尔派的公开对立；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描写的派别之争，盘根错节，蔚为大观。然比起后世红学家们五彩缤纷的旗帜，“大观”只能算是“小览”。马克思也无法摆脱这种命运。以当今世界而言，在他名下出现的“主义”之多，真是车载斗量，数不胜数。而且“主义”中还套着“主义”。如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下，就有所谓“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

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等等名目。此外，还有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家、理论家，各国共产党人的解释。在近年国内报刊上，学者们对唯物史观的解释，也是众说纷纭，各有见地。有的人把它归结为“人的哲学”；有的人说它是“异化理论”；也有人解释为“经济决定论”、“唯生产力论”；本书作者在这里表述的观点，也是一种解释，这种解释的重心在于从人的活动出发去理解人，把社会实践、生产劳动当作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把唯物史观解释成为实践史观、劳动史观。

这就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才是真正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这个问题，当马克思还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例如，马克思本人针对19世纪70年代在法国出现的一些自称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①一直到现在，人们还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休，以至出现各种不同名目的“主义”。看来这是一个不容易讲清的问题。这里实际上包含两个问题：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显然，要讲清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就要首先弄清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即要回到马克思。

困难在于，上述两个问题总是粘连在一起。学者们对马克思的解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且都强调自己的解释，才是“真马克思”，唯我独“马”。那么，这是否说，这是无法弄清的问题？我并不这样认为。马克思只有一个。他生活在一个特定的时代，他留下他活动的历史和他的著作。只要我们严格地从他的时代、他的活动和他的著作出发，就有可能正确地理解和解释马克思。

马克思生活的时代，阶级壁垒森严，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使千千万万劳动者生活在种种枷锁和艰难困苦之中。新兴资产阶级虽然是剥削者，但在封建专制制度的统治之下，同样处于无权的地位，它的活动和自由，同样受到种种束缚和限制。封建主不把人当人。这样，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人的价值、人的解放和人的幸福，就成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突出的矛盾，成为当时许多先进的思想家进行理论探讨的主题。在西方相当长的历史中，那些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神学家们，用神学历史观去解释历史，把上述“人的问题”归结为“神的问题”，用神权否定人权，用天国的生活否定尘世的生活。当新兴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它的思想家就举起人道主义的旗帜，对封建主及其神学历史观，进行无情的批判，用人道否定神道，用人权否定神权，用尘世生活否定天国的生活。这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阶级要求和阶级利益，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人道主义成了被统治者的共同的旗帜，能够冒充为“全人类”的历史观。在马克思的青年时代，这种人道主义思潮正在方兴未艾，人道主义历史观成为当时最强劲有力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武器。有的哲学家，比如费尔巴哈，干脆把自己的哲学称为“人本主义”哲学，以同“神本主义”哲学对立起来。我们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也可以发现人道主义历史观的强烈影响。他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与控诉，他对备受压迫和剥削的劳苦大众的同情与声援，他对神学历史观的揭露与剖析，处处表现了人道主义的批判精神。然而，马克思后来走出“青年马克思”时代，为什么又转而批判人道主义历史观？为什么马克思不把自己的哲学称为“人的哲学”？我们仔细阅读他的著作就可以找到答案。在他的著作中，特别是他告别“青年马克思”以后的著作中，他在讲到人的地方，比哲学史上任何一位以“人的哲学”为标榜的哲学家都进行更深一层的思考。他不像费尔巴哈以及其它一些哲学家那样，停留在对人的直观上，而是透过人的表面景观，从人的活

动出发，揭示人的深层本质及其活动的规律，从而发现唯物史观；并以此为指导原则，阐明和解决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人的价值、人的解放和人的幸福等“人的问题”。这时候，马克思所讲的“人”，已经不是没有区别的孤立个体的总和，而是处于社会关系、阶级关系中的个人。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历史观，称后者是“半截子的唯物主义”，指的是后者从人出发，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事实出发，形式上是现实的、唯物的；但是，他停留在这一出发点上，只承认人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因而在内容上则是抽象的、空洞的；结果是，他既不了解人，也不了解世俗基础本身。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要害，是既承认存在的东西同时又不了解存在的东西。他讲的是“一般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一般人”实际上是“德国人”，即德国资产阶级。^①不管费尔巴哈愿意还是不愿意，他所阐发的是资产阶级的历史观。这就是他的“半截子唯物主义”的必然归宿。其实，一切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历史哲学的根本缺陷都是停留在人的感性层面上，从抽象的人的类概念出发，而不是从人的活动、人的实践出发，去研究人、理解人；因而，他们由此出发作出解释的历史，不可能是现实的、人活动的历史。从这一历史解释中，人们除了得到一个“人一非人一”的抽象公式，得到一点情感上的满足，就什么也得不到。虽然，费尔巴哈有时也强调要从“现实的人”出发，但由于他远离公共生活、远离政治，他这所谓“现实的人”，仍然是一个混沌的表象、一个抽象的存在，实际上仍然是那个用“可爱”的面纱包裹着的“德国人”。马克思的伟大和深刻之处，正是他从费尔巴哈止步的地方继续前进，从人的活动、人的实践出发，去批判现实、解剖历史，发现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而他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7、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超越了费尔巴哈等人的“人的哲学”。显然，马克思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历史观，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历史观。

那么，不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归结为“人的哲学”，是否就可以把它解释为机械的“经济决定论”？自唯物史观诞生以来，不断有人重复这种解释。但是，这是一种更加没有根据的解释。当恩格斯还在世的时候，他就对此作过明确的反驳。他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① 恩格斯进一步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恩格斯跟着提出著名的历史发展“合力论”的思想。^② 恩格斯在这里对唯物史观的解释，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原意。马克思说：“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③ 又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④ 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同自然规律一样，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历史规律又有其特殊性。在自然界，主体是物质，自然规律存在于物质的运动之中；而在社会历史中，主体是人，历史规律通过人的活动而存在和发生作用。人的活动却是有意识有目的，因而是一种价值追求、价值创造的活动。人的目的、价值追求、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5～6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② 见同上书，第696～697页。

③ 同上书，第2卷，第101～10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价值选择是千差万别，矛盾重重的。历史就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发展变化，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因素实在太多。因此，历史的动因和结果之间，人的意愿、追求同社会效果之间，总会有很大的变数，总会因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是这样解释历史变迁的，把它解释成机械决定论完全没有根据。

说到这里，我们就能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本质特征：“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曾经有人对此诘难：既然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而规律的作用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人对世界还能改造什么呢？人在规律面前还能有什么作为呢？他们认为这是唯物史观无法解决的矛盾。把唯物史观解释成为机械决定论，必然会得出历史宿命论的结论。所以，这一矛盾不是唯物史观所固有的，而是诘难者所制造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他们所阐明的历史规律存在与作用的特点，深刻地阐明历史发展不是直线的，而是曲折复杂的过程；不是只有一种可能性，而是具有多种可能性；不是只有一个发展方向，而是有多个发展方向。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存在不仅不否定人的主体性、能动性，恰恰相反，它为人发挥其主体性、能动性提供了前提、条件和广阔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人的选择，人的实践活动，往往具有决定性意义。它可以推动历史沿着原来的轨道前行，也可以改变历史的前进方向；可以推动历史朝前发展，也可以导致历史的反复甚至倒退；可以加速历史进程，也可以延缓历史的脚步；可以演出历史的喜剧，也可以演出历史的悲剧，等等。历史规律的作用是客观的，不以个别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不能否定人的意识、意志及其行为的作用。历史是人所创造的。唯物史观不仅要解释世界，而且要改变世界。正是后一个功能，集中表现了唯物史观的本质特征。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马克思的著作有这样一个鲜明特点，即都从研究现实或历史问题出发，针对一定的分析对象和批判对象展开论述。个别包含一般。马克思的历史观就包含在他对现实问题与历史事件的分析、对历史上的社会经济形态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分析批判之中。他没有离开现实去试图构思一个先验的、思辨的哲学体系，建构一种超现实、超历史的“历史哲学”。我们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指的是它的前提、原理、原则、范畴和观点之间是有机联系的，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个体系来源于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和社会实践，并为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服务，不能把它同黑格尔式的思辨的哲学体系混同起来。如果把唯物史观作黑格尔式的体系解释，甚至试图构建这样的哲学体系，这决不是前进而是后退。这种解释是导致实践上的教条主义祸害的认识论病根。马克思强调他的唯物史观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反对人们把它变为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变成一把“万能钥匙”^①，就是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教条主义的解释和运用。唯物史观的实质和使命，在于它同社会实践的密切联系，在于它改造社会、推动历史前进的功能；在于它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本书定名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用意在于把它同马克思以后人们对唯物史观的解释区别开来。不能说后来所有的解释都是有问题的，但不可否认有相当多的解释歪曲了马克思的原意。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强调的理论重点往往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与当时社会实践的需要有关，也与马克思的理论分析对象、批判对象，与他的科学研究进程有关。对唯物史观的种种时髦的“现代解释”，利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这种历史特点，采用“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分割凝固的手法，把马克思某个时期的某个观点绝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对化，进而制造“两个马克思”、“三个马克思”、“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等等怪论。这些怪论是似是而非、十分有害的。面对这些怪论，必须强调指出，马克思的思想体系表现在他的全部活动和全部著作之中。我们只有从马克思的时代出发，从马克思的全部活动和全部著作出发，才能把握他的思想体系，把握他的唯物史观的真谛。否则，就有可能重蹈那种时髦解释的覆辙，或者认同、附和这种时髦解释。当然，马克思的时代已经逝去一百多年，马克思的著作卷帙浩繁，要做到从马克思的时代、从马克思的全部活动和全部著作出发，是不容易的。但是，提出这样的要求，朝这个方向努力，总可以减少一些失误和片面性。舍此，不可能有更可行的方法。

在这篇序言即将搁笔时，读到一篇很有意思的报道。最近英国广播公司在因特网上以“谁是本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为题进行民意调查。日前，该公司公布了调查结果，共产主义理论、唯物史观的创立者卡尔·马克思排在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康德等众多伟大科学家、思想家之前名列榜首。^①马克思的“最伟大”，可以进行多方面的论证，发现唯物史观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马克思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19世纪下半叶和整个20世纪，也必将深刻影响21世纪以至未来的千年。到了人类迎来“自由王国”的那一天，人们将会以最崇敬的心情怀念与感谢马克思。

^① 《深圳特区报》1999年10月4日第4版。

目 录

序言	(1)
上编 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	(1)
导言	(2)
第一章 唯物史观的前史	(8)
第一节 神学历史观	(9)
第二节 人道主义历史观	(15)
第三节 唯物史观的萌芽	(23)
第二章 青年马克思的探索	(34)
第一节 马克思的时代	(35)
第二节 最初的出发点	(38)
第三节 实践与难题	(44)
第四节 走向新的起点	(57)
第五节 恩格斯的发现	(68)
第三章 唯物史观的创立	(91)
第一节 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	(91)
第二节 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雏形	(118)
第三节 唯物史观的公开问世	(149)
第四章 唯物史观的经典形态	(161)
第一节 唯物史观在欧洲大革命中的检验和发展	(162)
第二节 《资本论》对唯物史观的科学论证	(176)
第三节 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	(188)

第五章 唯物史观在实践中的扩展与深化	(194)
第一节 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197)
第二节 劳动实践作用的新论证	(218)
第三节 《反杜林论》对唯物史观的阐发	(222)
第六章 马克思晚年的历史研究	(236)
第一节 马克思晚年探索的主题	(236)
第二节 对东方社会性质及其发展道路的探索	(239)
第三节 对唯物史观的重要补充	(244)
第七章 恩格斯晚年的研究与贡献	(256)
第一节 揭示原始社会的结构及其基本特征	(258)
第二节 阐明两种生产的原理	(264)
第三节 阐明阶级、国家的起源和实质	(269)
第四节 论社会规律的客观性及其作用的特点	(274)
第五节 阐明社会发展“合力论”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	(278)
第六节 论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意义	(284)
下篇 为唯物史观辩护	(288)
一 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	(289)
二 唯物史观与“人的哲学”	(302)
三 人道主义历史观的扬弃和唯物史观的创立	(317)
四 两种性质不同的历史观	(331)
五 恩格斯与唯物史观	(349)
后记	(365)
附录	(367)

上 编

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①唯物史观作为划时代的体系，是时代和历史的产物。19世纪4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开始激化，工人阶级逐渐发展壮大，并开始为本阶级的解放而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唯物史观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理论创造活动中，反映了无产阶级这一斗争要求，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无产阶级的斗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唯物史观的原动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过程中，也批判地继承了以往历史哲学发展的全部积极成果。唯物史观的创立是历史观的伟大革命；科学的历史观发展的历史，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实现的这一伟大革命开始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4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

导 言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之一。人类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科学发现，但从来没有哪一项发现像唯物史观的发现那样，对人类的思维 and 实际生活发生如此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历史是人们创造的。但长期以来人们对自己创造的历史却并不理解。当一个个的科学发现，逐渐揭开自然之谜的时候，人们仍在历史科学的门前徘徊。在马克思以前，还没有科学的历史观。

但是不能认为马克思以前的历史观，只是一片黑暗，没有半点光明。人类社会的历史总的趋势是走向进步的。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每一个后来的社会形态对前面的社会形态来说，都是巨大的进步。作为这一历史过程的反映（往往是歪曲的反映）的历史观，整个说来，也是走向进步的。从神学历史观转向人道主义历史观，又从人的行为动机进而研究这些动机背后的动因，人类的历史观的发展就逐渐走到了唯物史观的门前。

因此，研究唯物史观发展史不能割断历史。相反，只有把唯物史观放在整个人类思想史中、作为这一思想史的继续，才能阐明它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革命实质。

历史观的对象是人类社会结构及其发展的规律。比起自然科

学，它同人们的阶级利益、阶级立场更加密切相连。历史观的发展，不但受对象本身发展程度的限制，而且受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阶级立场的局限。历史上许多思想家、哲学家试图揭开历史之谜，但当接近揭开谜底的时候，他们就止步了。往往到达这一步，他们的阶级立场就要进行“干预”，因而走来走去又走进死胡同。所以，马克思以前，历史的发展、阶级的立场，已经给历史学家们认识历史划定了界限。只有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才打破这一界限。这个时代，不但历史的发展使得历史事件的动因和后果之间的联系表面化了，而且出现了没有阶级局限性的无产阶级。过去的哲学家不能发现唯物史观和无产阶级的哲学家能够发现唯物史观，这都是历史的必然。唯物史观的性质注定了它只能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的。但他们最初并不是无产阶级的思想家，而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他们发现唯物史观的过程，也是阶级立场转变的过程。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和斗争实践，给了他们洞察历史奥秘的慧眼。转到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上来，这是他们能够发现唯物史观的前提条件。

唯物史观的发现，不论从哪一个角度说，都是典型的科学发现。这一发现过程虽然充满矛盾和曲折，但总的说来则是一个从现象到本质、从偶然到必然，步步深入的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与过去一切哲学家、历史学家根本不同，他们不是凭空从思想上构思一个历史观的理论体系，而是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材料出发，从“批判旧世界中去发现新世界”，从历史本身出发去发现历史的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① 科学开始于对客观实际的研究，唯物史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